

我家的菜根香

□ 孙平

长年工作跑乡村的母亲,面对即使风雪封门也要去吃食堂的我们兄妹,心疼得内心充满了负罪感,一再声称提前病退后定要好好烧饭,让我们尝到一个正常家庭的温暖。

母亲没有食言。她请人在仅有两米多宽的堂屋中间支起了一口锅灶——这不是奇葩,而是那个年代我家只有巴掌大的地方——虽然看上去不太雅观,但比起此前家里备用的锅腔子不知要高级多少倍了。母亲开始围着灶台转,就仿佛她置办了自己的一个大件家私似的,那种满足溢于言表。

可是,让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校门出来就参加工作、成年累月驻乡指导栽桑养蚕的新女性,烧出可口的菜肴,委实有点苛求。果不其然,我家的饭菜不久就显现出几个特点来,首要的是顿顿开饭都比人家迟,邻居家吃得早的都喜欢晃到我家门前站一会,笑盈盈地搭讪两句闲话。这还不打紧,关键是烧菜几乎没有配头,母亲也承认,调侃这叫河水煮河鱼。还有,菜品颠来倒去变不出什么花样,即便到了过年或来亲戚了,至

多也是粗鱼笨肉。

即是如此,反正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夏天,母亲会先烧好一大锅冬瓜汤或青菜汤晾着,等我们回家牛饮;下晚放学回家,我最钟爱中午剩下的红苋菜卤子,用来拌饭;我们亲手栽培、沿着墙角牵藤上房的扁豆和丝瓜,则成为那个季节我家主打的盘中餐。幸福指数的高低是相对的。家里饭菜不一定比食堂做得好,但或许是一种基因密码作用的结果,一家人快乐地围坐在一起,总能兴奋起我们食欲的荷尔蒙。尤其是我此后参加工作和到南京上学,又过上好多年吃食堂的日子,家里的饭菜香始终使我魂牵梦绕。

母亲虽然算不上多会烹饪,但常常有独特的创举,譬如烧茄子切滚刀块至茎部,最后一块必须留有果蒂部分,她推荐说这一块最好吃。她会因材施教,不浪费一丁点可利用的蔬菜,哪怕是绝大多数人都会丢弃的“菜渣”之类,也能做一些又独到又经济又可口的真正的家常菜来,至今我们还作为一种家藏菜单传承着。其中炆萝卜皮是一绝。把要烧汤的萝

卜,不用刨子刨皮,而是用厨刀削皮,就像刀削面一样,一片一片的,皮肉不均,然后少许精盐腌制,再淋点香油,糖醋一拌,撒点蒜花,吃起来辛辣嘍脆。炆药芹时摘下的叶子是万万舍不得扔的,锅中放水烧开,抓一把洗净的药芹叶子,余入滚水中,打一两只鸡蛋搅匀滑在叶上,再次烧开后放点盐提鲜。一碗药芹叶子潜蛋汤,浓郁的草药香气很是爽利。冬瓜皮也是个好东西,把它切成丝,先用点盐腌一下,再配用几个青椒同样切成细丝,如果有个红椒点缀就完美了;热锅冷油,一通爆炒,一盘大椒炒冬瓜皮出锅,色香味俱全。一根茼蒿可三吃,茆自然是主材,炆烧炒汤皆可,而其皮和叶也是我家的宝贝。用刀竖着把茆划一道口,徒手把老皮整剥,洗净风干储备,要吃时先用开水烫,然后切丝,炒个肉丝、小虾什么的,鲜脆无比。茼蒿叶子用来煮饭,老远就香味扑鼻。

小时候到扬州教场附近的姨娘家,经过国庆路上的老字号“菜根香”饭店,一直不解店名其意。后来知道,其实是来自古代民间谚语“咬得菜根,则百事可做”的处世箴言,含有通过艰苦磨砺——即如咀嚼菜根的苦涩一样,培养坚韧品性的人生智慧。啊,母亲变废为宝的厨艺,原来是我家的“菜根香”啊!

凭借一篇新闻稿被地级电视台播出,新兵下连不久的我顺利地调到营报道组。那段时间劲头十足,白天采访、连夜写稿,不知不觉两个月下来竟投稿40来篇,可不是被退稿就是无音讯,无情打击让我的情绪跌入谷底。一天晚饭后,周教导员走进报道组说,你们三个熬夜赶写稿件很辛苦,但全军只有一份《解放军报》,军区也就这么一张《人民前线》报,记者和各级新闻干事多多,用稿不是件容易的事;你们不要整天想着稿子写了多少用了多少,而要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挖掘宣传官兵备战训练、守卫海防的奉献精神,激发大家的信心和力量,上不了大报,我们不是还有黑板报、小广播吗?一席话说得我们三人既惭愧又激情满怀,我暗暗发誓,放下包袱从头再来。

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,我不再浮躁,静下心来认真采访,不漏过任何细节,写稿时反复斟酌,用稿率有所提高。在营报道组的那几年,我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,荣立两次三等功。现在想来,如果没有当初教导员的那席话以及日常中的关心鼓励,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境遇。

1981年七八月间,我的父亲因病手术,很希望我能请假回家。那时部队正忙于备战海训,我自感开不了口,何况还想好好

幸遇

□ 黄安良

表现、争取早点入党呢。谁知周教导员听说后被例批假催我回家,让我感动得彻夜难眠。更使我想不到的是,腊月二十这天周教导员找到我说,你爸大病初愈,回家陪父母开开心心过个年吧。次日下午我和他一起乘船,经一夜颠簸早上到上海后,他回安徽无为,我回江苏高邮。我休假结束归队当天,副营长让我第二天回老连队参加支部大会,讨论通过我的人党申请,并说教导员休假前就已做了安排。一听此言我十分惊讶,我和周教导员同船上铺足有十四五个小时,对此事他竟只字未提,不由让我肃然起敬。成为预备党员刚两个月,南京军区为解决新闻队伍青黄不接的现实问题,决定从符合条件的战士报道员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60名学员,经集中理论培训、下部队实习、政审体检等程序,合格后提干。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,必须是党员。看到这条,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——若无周教导员探亲休假前安排我入党相关事宜,这样的良机怕是与我擦肩而过、再也无缘了。

时至今日我仍感慨,人生得遇周教导员,真是幸运。

大娘驱鸟

□ 林华鹏

那天,我闲着无事,约同事去乡下兜风,遇到一位驱赶水鸟的大娘。老远就看见几只白色的水鸟在一处池塘上空盘旋,其中一只箭一般地俯冲下来,又快又准地叼起池塘里的小虾。一位大娘弯下腰,顺手捡起硬泥块,向水鸟砸去。受惊的水鸟“呱”的一声飞走了。

见到这一幕,我心里有点为水鸟鸣不平:不就是吃几只小虾吗,何至于这么驱赶它们!我边想边加快脚步,径直走向池塘。

仅仅过了一两分钟,池塘上空竟出现了几十只水鸟。它们时而迎风飞翔,时而盘旋俯冲,目标只有一个——池塘里的小虾。再看看那位大娘,急得直跺脚,手里的泥块一个接一个地掷向水鸟。水鸟一会儿高飞,一会儿俯冲,像是在与大娘捉迷藏。

大娘也许累了,索性不再驱赶水鸟。谁知,这些水鸟也不再捕食小虾了,它们像商量好似的,竟“组团”飞向另一处池塘。

“大娘,过来休息一下。”我向大娘挥了挥手。大娘走了过来,脸上满是笑意。靠近一看,大娘头发花白,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,双手指甲盖里满是黑泥。

大娘走近,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。我说:“大娘,喝点水吧。”她接过我手里的矿泉水,仰头一口气喝了大半瓶。“这里的水鸟多吗?”我问。大娘又喝了口水,然后与我聊了起来。

大娘养殖的是罗氏沼虾。每年二三月份,她先要在池塘里搭个棚子,把采购的虾苗放入棚里养,这样做是为了保温,提高成活率。到了五月份,随着室外气温升高,棚里的虾苗也长大了些,就到了虾苗“换季期”。“这个时候,必须把棚子拆掉,再给塘口注水,让虾苗有更大的生长空间。”大娘告诉我,每年这个时期,让她最头疼的就是水鸟。

“这些水鸟太聪明了,棚子一拆,它们闻着味就赶过来了,争着吃‘浅水虾’。”大娘叹了口气说,“通常给池塘注水需要两三天,等池塘里的水多了,小虾就不会被水鸟吃掉了。”

于是,每到注水期,养虾人都忙着驱鸟,因为水鸟吃虾太厉害了。近几年,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,各类鸟儿越来越多,像大娘这样的养虾人几乎成天都在驱鸟,毕竟谁都不愿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掠夺。

自从确诊肿瘤后,我无数次在深夜辗转反侧,试图拼凑出命运齿轮开始错位的那个节点。做医生的朋友曾对我说过,情绪是藏在身体里的暗线,当愤怒如藤蔓般在心底盘根错节,终会在某个脆弱的角落开出病态的花。那一刻我才惊觉,原来那些看似转瞬即逝的怒火,早已在体内埋下不可预知的种子。

曾以为自己性格开朗,偶尔的脾气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品。工作中遭遇无端指责,我拍案而起据理力争;邻里间发生琐碎摩擦,我言辞锋利分毫不让;甚至孩子考试失利,我也会忍不住火冒三丈。那些“一会儿就好”的气,实则像被压缩的弹簧,每次释放都在积蓄更强大的反弹力。直到躺在手术台上,感受冰冷的器械划开肌肤,我才读懂愤怒背后的代价——它摧毁的不仅是一时的心情,更是日积月累的健康防线。

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,而生气恰似修行路上的迷雾。在办公室,同事间的意见分歧不过是思维的碰撞,若能平心静气探讨,或许能开辟出新的工作思路;邻里相处,多些理解包容,琐碎矛盾自会随风消散;面对孩子的成长,耐心引导远比怒火更能走进他们的内心。那些曾让我们暴跳如雷的瞬间,在时间长河里不过是一粒微小

从从容容度人生

□ 陈岚

的尘埃,却因我们的执念,在心中膨胀成遮天蔽日的乌云。

古人云:“一念嗔心起,百万障门开。”愤怒如同失控的猛兽,吞噬理智的同时,也在啃噬着我们的生命质量。学会与负面情绪和解,不是软弱的妥协,而是对自己最深沉的慈悲。不妨在怒火升腾时,深吸一口气,将那些伤人伤己的话语咽回心底;或是暂时抽离,待心绪平复再理性面对。生活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,与其在愤怒中消耗精力,不如以平和的心态拥抱每一个当下。人贵在从从容容度人生。

如今的我,每日与药物和检查相伴,更深刻地体会到健康的珍贵。那些曾经以为天大的事,在生命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。真心希望看到这篇文字的你,能以我为鉴,在生活的波澜中保持一份从容。莫让生气成为生命的常态,因为我们值得用更温柔的方式,去拥抱这独一无二的人生。毕竟世间美好万千,何必让愤怒占据我们的心灵,而错过沿途的风景呢?

要一双木拖鞋,竟与父母亲磨蹭了好几天,才答应找一块木板让俞家巷的丁木匠去制作。制作木拖鞋的木板,一般会选质地硬一点的木材,1.5公分左右的厚度,根据脚的大小画成鞋形锯开,砂纸打磨,然后在鞋头前钉上帆布条或橡胶皮就成了。讲究一点的会在鞋底刻上一些防滑纹路,然后在前后掌钉上旧轮胎皮。我至今还记得平生第一次穿上木拖鞋时的高兴劲儿,噼里啪啦地满街跑。

木拖鞋,当时也有成品卖的,有木头本色的,更有漆上颜色、画上花卉图案的。爱美的女性穿上彩绘的木拖鞋,婀娜多姿的身段更显生动。

记得1965年我上初二的时候,班上有个同学穿了一双黑塑料凉鞋,让大家眼热得不行。再后来,随着塑料拖鞋的逐渐普及,木拖鞋噼里啪啦的声音慢慢地少了,直至退出人们的视野。记得北门大街百货公司第一次卖塑料拖鞋时,街上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

清晨,阳光斜斜地爬进窗户,在茶几上跳跃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走过去,突然被一抹洁白惊艳——几朵栀子花静静地躺在那里,花瓣饱满,像被牛乳浸润过的绸缎,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,瞬间将我拉回童年时光。

一问妈妈才知道,是相熟的邻居从乡下捎来的。指尖轻轻抚过花瓣,儿时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。那时我们住在老庄台上,院子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栀子花树。每到花开时节,整棵树都缀满了花朵,层层叠叠,白得耀眼,远远看去,真像一顶缀满珍珠的花轿。为了让它长得更好,我像呵护宝贝似的,用鸡蛋壳做肥料,浇淘米水,精心照料着。

记得有一回,几个邻居来摘花,我急得跳脚,扯着嗓子喊:“你家怎么女人来摘我家的花,男人也来摘啊?”话一出口,大人们先是一愣,随即笑得直不起腰。后来才知道那句俗语“偷花不算贼,抓住当个客”,可当时懵懂的我,只觉得自家宝贝被人抢了,满心委屈。

在那个没有漂亮饰品、没有金银首饰的年代,栀子花就是我们最美的装扮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刚摘的花儿别在衣襟上,或是插在头

现在我们烧饭不是煤气灶就是电磁炉,开关一扭,火或电就来了,使用非常方便。可是在上世纪,农村老式土灶,一些燃料在锅膛里烧不着,光冒烟,不见火苗,主人非常着急,只好用嘴对着锅膛使劲吹,往往弄得一脸灰。既脏又费劲。由此,风箱应运而生,成为一种传统的厨房工具。

风箱由木箱、活塞、风门构成,以人力推拉,把风吹到灶底,使人烧旺。一个长方形的木箱,里面装一个四边粘满鸡毛的“风舌头”,连着两根细木杆,来回拉动,靠着锅灶边留下的风洞,拉动时,风从风洞吹出。那灶膛里的火,因风产生氧气,越烧越旺。这个我有切身体会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农村物资匮乏,烧饭缺少燃料,我们只好撑船去十几里外的芦苇荡割草,回家作燃料。耙回来的草,碎末不着火,怎么办?风箱就发挥巨大作用了。烧火时,

又见栀子花儿开

□ 仲元芳

皮筋上,让洁白的花朵随着奔跑轻轻颤动。神奇的是,老师们既没有反对,也没有禁止,于是,教室里满是沁人心脾的花香。读书声与花香交织在一起,陪伴我们度过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。

后来我考上卫校,离开了家。每当思念家乡,脑海中浮现的总是那株盛开的栀子花。可没想到,没过多久,整个乡镇搬迁到新址,那棵承载着我无数回忆的栀子花树,也随着人的迁移渐渐枯萎。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,当时听到这个消息,心里空落落的,像是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老友。

如今,又见栀子花儿开,虽然不是家中那棵树的花朵,但这熟悉的香气,让我仿佛又回到老庄台,回到那个充满欢笑与花香的童年。也许有些美好注定只能成为回忆,但每当它们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,总能温暖我的心,并提醒我,那些纯粹的岁月,从未真正远去。

风箱的回忆

□ 房启泉

一边添草料,一边拉风箱,风鼓吹着火,火旺了,饭菜也就迅速做好了。特别是阴雨雪天,潮湿的燃料,风箱更是不可缺少的助手。

我小时候总喜欢帮妈妈烧饭,添柴拉风箱。这活不累,也不要多大力气,还能占点小便宜。妈妈烧什么,我在灶边,往往先吃多尝点。记得一次妈妈做烙饼,我坐在锅膛口小凳上,一边添柴,一边拉风箱。那“风舌头”一舔一舔地与炉火对话,火苗一窜一窜地直奔锅底。锅热了红了,烙饼熟了,我先吃一块。妈妈逗我说:“你这个老巴子,就知道多吃多占!”我调皮地回答:“我帮你拉风箱的!”